# 資治通鑑/卷1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五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六十 梁紀十六

► 卷一百六十一

強圉單閼，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60卷
卷第一百六十

【梁紀十六】 強圉單閼，一年。

高祖武皇帝十六太清元年（丁卯，公元五四七年）

春，正月朔，日有食之，不盡如鉤。

壬寅，荊州刺史廬陵威王績卒。以湘東王繹為都督荊、雍等九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。績素貪婪，臨終，有啟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獻金銀器千餘件，上方知其富，因問宣融曰：「王之金盡此乎？」宣融曰：「此之謂多，安可加也！大王之過如日月之食，欲令陛下知之，故終而不隱。」上意乃解。

初，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，有微過，績代之，以狀聞，自此二王不通書問。繹聞其死，入閣而躍，屣為之破。

丙午，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。歡性深密，終日儼然，人不能測，機權之際，變化若神。

制馭軍旅，法令嚴肅。聽斷明察，不可欺犯。擢人受任，在於得才，苟其所堪，無問廝養；有虛聲無實者，皆不任用。雅尚儉素，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。少能劇飲，自當大任，不過三爵。知人好士，全護勳舊；每獲敵國盡節之臣，多不之罪。由是文武樂為之用。世子澄秘不發喪，唯行台左丞陳元康知之。

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，內不自安。辛亥，據河南叛，歸於魏，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。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。遣軍士二百人載仗，暮入西兗州，欲襲取之。刺史邢子才覺之，掩捕，盡獲之。因散檄東方諸州，各為之備，由是景不能取。

諸將皆以為景之叛由崔暹，澄不得已，欲殺暹以謝景。陳元康諫曰：「今雖四海未清，綱紀已定；若以數將在外，苟悅其心，枉殺無辜，虧廢刑典，豈直上負天神，何以下安黎庶！晁錯前事，願公慎之。」澄乃止，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。

辛酉，上祀南郊，大赦；甲子，祀明堂。

二月，魏詔：「自今應宮刑者，直沒官，勿刑。」

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於惠為司空，侯景為太傅、河南大行台、上谷公。

庚辰，景又遣其行台郎中丁和來，上表言：「臣與高澄有隙，請舉函谷以東，瑕丘以西，豫、廣、潁、荊、襄、兗、南兗、濟、東豫、洛、陽、北荊、北揚等十三州內附，惟青、徐數州，僅須折簡。且黃河以南，皆臣所職，易同反掌。若齊、宋一平，徐事燕、趙。」上召群臣廷議。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：「頃歲與魏通和，邊境無事，今納其叛臣，竊謂非宜。」上曰：「雖然，得景則塞北可清；機會難得，豈宜膠柱！」

是歲，正月，乙卯，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，舉朝稱慶。旦，見中書舍人朱異，告之，旦曰：「吾為人少夢，若有夢，必實。」異曰：「此乃宇內混壹之兆也。」及丁和至，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，上愈神之。然意猶未決，嘗獨言：「我國家如金甌，無一傷缺，今忽受景地，詎是事宜？脫致紛紜，悔之何及？」朱異揣知上意，對曰：「聖明御宇，南北歸仰，正以事無機會，未達其心。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，自非天誘其衷，人讚其謀，何以至此！若拒而不內，恐絕後來之望。此誠易見，願陛下無疑。」上乃定議納景。壬午，以景為大將軍，封河南王，都督河南北諸軍事、大行台，承製如鄧禹故事。平西

咨議參軍周弘正，善占候，前此謂人曰：「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。」及聞納景，曰：「亂階在此矣！」

丁亥，上耕藉田。

三月，庚子，上幸同泰寺，捨身如大通故事。

甲辰，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、仁州刺史湛海珍等，將兵三萬趣懸瓠，運糧食應接侯景。

魏大赦。東魏高澄慮諸州有變，乃自出巡撫。留段韶守晉陽，委以軍事；以丞相功曹趙彥深為大行台都官郎中。使陳元康豫作丞相歡條教數十紙付韶及彥深，在後以次行之。臨發，握彥深手泣曰：「以母、弟相托，幸明此心！」夏，四月，壬申，澄入朝於鄴。東魏主與之宴，澄起舞，識者知其不終。

丙子，群臣奉贖。丁亥，上還宮，大赦，改元，如大通故事。

甲午，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系來聘。系，繪之弟也。

五月，丁酉朔，東魏大赦。

戊戌，東魏以襄城王旭為太尉。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眾晝夜兼行以襲侯景，遇景於潁川北，柱等大敗。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，乃退保潁川。

甲辰，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，錄尚書事孫騰為太傅，汾州刺史賀拔仁為太保，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，司空韓軌為司徒，青州刺史尉景為大司馬，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為司空，僕射高洋為尚書令、領中書監，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為尚書左僕射，高陽王斌為右僕射。戊午，尉景卒。

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。景懼，割東荊、北兗州、魯陽、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。尚書左僕射於謹曰：「景少習兵，奸詐難測，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，未可遣兵也。」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為：「若不因機進取，後悔無及。」即以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。丞相泰聞之，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，遣太尉李弼、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。

景恐上責之，遣中兵參軍柳□開奉啟於上，以為：「王旅未接，死亡交急，遂求援關中，自救目前。臣既不安於高氏，豈見容於宇文！但螫手解腕，事不得已，本圖為國，願不賜咎！臣獲其力，不容即棄，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敵之資，已令宇文遣人入守。自豫州以東，齊海以西，悉臣控壓；見有之地，盡歸聖朝，懸瓠、項城、徐州、南兗，事須迎納。願陛下速敕境上，各置重兵，與臣影響，不使差互！」上報之曰：「大夫出境，尚有所專；況始創奇謀，將建大業，理須適事而行，隨方以應。卿誠心有本，何假詞費！」

魏以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為大司馬。

六月，戊辰，以鄱陽王范為征北將軍，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，擊穰城。

東魏韓軌等圍潁川，聞魏李弼、趙貴等將至，己巳，引兵還鄴。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，奪其軍；貴疑之，不往。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，弼止之。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，弼引兵還長安。王思政入據潁川。景陽稱略地，引軍出屯懸瓠。

景復乞兵於魏，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。大行台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：「侯景之於高歡，始敦鄉黨之情，終定君臣之契，任居上將，位重台司；今歡始死，景遽外叛，蓋所圖甚大，終不為人下故也。且彼能背德於高氏，豈肯盡節於朝廷！今益之以勢，援之以兵，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。」泰乃召景入朝。

景陰謀叛魏，事計未成，厚撫韋法保等，冀為己用，外示親密無猜間，每往來諸軍間，侍從至少，魏軍中名將，皆身自造詣。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法保曰：「侯景狡詐，必不肯入關，欲托款於公，恐未可信。若伏兵斬之，此亦一時之功也。如其不爾，即應深為之防，不得信其誑誘，自貽後悔。」法保深然之，不敢圖景，但自為備而已；尋辭還所鎮。王思政亦覺其詐，密召賀蘭願德等還，分佈諸軍，據景七州、十二鎮。景果辭不入朝，遺丞相泰書曰：「吾恥與高澄雁行，安能比肩大弟！」泰乃遣行台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。景遂決意來降。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。

泰以所授景使持節、太傅、大將軍、兼尚書令、河南大行台、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，思政並讓不受；頻使敦諭，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。

高澄將如晉陽，以弟洋為京畿大都督，留守於鄴，使黃門侍郎高德政佐之。德政，顥之

子也。丁丑，澄還晉陽，始發喪。

秋，七月，魏長樂武烈公若於惠卒。

丁酉，東魏主為丞相歡舉哀，服緦縗，凶禮依漢霍光故事，贈相國、齊王，備九錫殊禮。戊戌，以高澄為使持節、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、大行台、勃海王；澄啟辭爵位。壬寅，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，遣中使敦諭澄。

庚申，羊鴉仁入懸瓠城。甲子，詔更以懸瓠為豫州，壽春為南豫州，改合肥為合州。以鴉仁為司、豫二州刺史，鎮縣瓠；西陽太守羊思達為殷州刺史，鎮項城。

八月，乙丑，下詔大舉伐東魏。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、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。淵明，懿之子；會理，績之子也。始，上欲以鄱陽王范為元帥；朱異取急在外，聞之，遽入曰：「鄱陽雄豪蓋世，得人死力，然所至殘暴，非弔民之材。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，謂江右有反氣，骨肉為戎首。今日之事，尤宜詳擇。」上默然，曰：「會理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陛下得之矣。」會理懦而無謀，所乘襜輿，施板屋，冠以牛皮。上聞，不悅。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，屢請行，上許之。會理自以皇孫，復為都督，自淵明已下，殆不對接。淵明與諸將密告朱異，追會理還，遂以淵明為都督。

辛未，高澄入朝於鄴，固辭大丞相；詔為大將軍如故，餘如前命。

甲申，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；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為穴，納其柩而塞之，殺其群匠。及齊之亡也，一匠之子知之，發石取金而逃。戊子，武州刺史蕭弄璋攻東魏磧泉、呂梁二戍，拔之。

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：「侯景有北歸之志。」會景將蔡道遵北歸，言「景頗知悔過」。景母及妻子皆在鄴，澄乃以書諭之，語以闔門無恙，若還，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，還其寵妻、愛子，所部文武，更不追攝。景使王偉復書曰：「今已引二邦，揚旌北討，熊豹齊奮，克復中原，幸自取之，何勞恩賜！昔王陵附漢，母在不歸，太上囚楚，乞羹自若，矧伊妻子，而可介意！脫謂誅之有益，欲止不能，殺之無損，徒復坑戮，家累在君，何關僕也！」

戊子，詔以景錄行台尚書事。

東魏靜帝，美容儀，旅力過人，能挾石師子逾宮牆，射無不中；好文學，從容沉雅。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，大將軍澄深忌之。

始，獻武王自病逐君之丑，事靜帝禮甚恭，事無大小必以聞，可否聽旨。每侍宴，俯伏上壽；帝設法會，乘輦行香，歡執香爐步從，鞠躬屏氣，承望顏色，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。

及澄當國，倨慢頓甚，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，小大皆令季舒知之。澄與季舒書曰：「癡人比復何似？癡勢小差未？宜用心檢校。」帝嘗獵於鄴東，馳逐如飛，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：「天子勿走馬，大將軍嗔！」澄嘗侍飲酒，舉大觴屬帝曰：「臣澄勸陛下酒。」帝不勝忿，曰：「自古無不亡之國，朕亦何用此生為！」澄怒曰：「朕，朕，狗腳朕！」使崔季舒毆帝三拳，奮衣而出。明日，澄使季舒入勞帝。帝亦謝焉，賜季舒絹百匹。

帝不堪憂辱，詠謝靈運詩曰：「韓亡子房奮，秦帝魯連恥。本自江海人，忠義動君子。」常侍、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，乃與祠部郎中元瑾、長秋卿劉思逸、華山王大器、淮南王宣洪、濟北王徽等謀誅澄。大器，鷙之子也。帝謬為敕問濟曰：「欲以何日開講？」乃詐於宮中作土山，開地道向北城。至千秋門，門者覺地下響，以告澄。澄勒兵入宮，見帝，不拜而坐，曰：「陛下何意反？臣父子功存社稷，何負陛下邪！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為。」欲殺胡夫人及李嬪。帝正色曰：「自古唯聞臣反君，不聞君反臣。王自欲反，何乃責我！我殺王則社稷安，不殺則滅亡無日，我身且不暇惜，況於妃嬪！必欲弒逆，緩速在王！」澄乃下床叩頭，大啼謝罪。於是酣飲，夜久乃出。居三日，幽帝於含章堂。壬辰，烹濟等於市。

初，濟少居江東，博學能文。與上有布衣之舊，知上有大志，然負氣不服，常謂人曰：「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。」上甚不平。及即位，或薦之於上，上曰：「人雖有才，亂俗好反，不可用也。」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、為塔寺奢費，上大怒，欲集朝眾斬之；朱異密告之，濟逃奔東魏。澄為中書監，欲用濟為侍讀，獻武王曰：「我愛濟，欲全之，故不用濟。濟入宮，必敗。」澄固請，乃許之。及敗，侍中楊遵彥謂之曰：「衰暮何苦復爾？」濟曰：「壯氣在耳！」因下辨曰：「自傷年紀摧頹，功名不立，故欲挾天子，誅權臣。」澄欲宥其死，親問之曰：「荀公何意反？」濟曰：「奉詔誅高澄，何謂反！」有司以濟老病，鹿車載詣東市，並焚之。

澄疑咨議溫子升知瑾等謀，方使之作獻武王碑，既成，餓於晉陽獄，食弊襦而死。棄屍路隅，沒其家口，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之。澄謂游道曰：「吾近書與京師諸貴，論及朝士，以卿僻於朋黨，將為一病。今乃知卿真是重故舊、尚節義之人，天下人代卿怖者，是不知吾心也。」九月，辛丑，澄還晉陽。

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，俟得彭城，乃進軍與侯景掎角。癸卯，淵明軍於寒山，去彭城十八里，斷流立堰。侍中羊侃監作堰，再旬而成。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，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，不從。諸將與淵明議軍事，淵明不能對，但云「臨時制宜」。

冬，十一月，魏丞相泰從魏主狩於岐陽。

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，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副。陳元康曰：「樂緩於機變，不如慕容紹宗；且先王之命也。公但推赤心於斯人，景不足憂也。」時紹宗在外，澄欲召見之，恐其驚叛；元康曰：「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，新使人來餉金；元康欲安其意，受之而厚答其書，保無異也。」乙酉，以紹宗為東南道行台，與岳、樂偕行。初，景聞韓軌來，曰：「啖豬腸兒何能為！」聞高岳來，曰：「兵精人凡。」諸將無不為所輕者。及聞紹宗來，叩鞍有懼色，曰：「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！若然，高王定未死邪？」

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，攝行台左丞，臨發，問以政事之要、可為戒者，使錄一二條。弼請口陳之，曰：「天下大務，莫過賞罰。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，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，苟二事不失，自然盡美。」澄大悅，曰：「言雖不多，於理甚要。」

紹宗帥眾十萬據橐駝峴。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，不從，旦日，又勸出戰，亦不從；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。

丙午，紹宗至城下，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，矢下如雨。淵明醉，不能起，命諸將救之，皆不敢出。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：「吾屬將兵而來，本欲何為，今遇敵而不戰乎？」伯超不能對。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，斬首二百級。伯超擁眾數千不敢救，謂其下曰：「虜盛如此，與戰必敗，不如全軍早歸，可以免罪。」皆曰：「善！」遂遁還。

初，侯景常戒梁人曰：「逐北勿過二里。」紹宗將戰，以梁人輕悍，恐其眾不能支，一一引將卒謂之曰：「我當陽退，誤吳兒使前，爾擊其背。」東魏兵實敗走，梁人不用景言，乘勝深入。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，爭共掩擊之，梁兵大敗，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、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，失亡士卒數萬人。羊侃結陳徐還。

上方晝寢，宦者張僧胤白朱異啟事，上駭之，遽起升輿，至文德殿閣。異曰：「寒山失律。」上聞之，恍然將墜床。僧胤扶而就坐，乃歎曰：「吾得無復為晉家乎！」

郭鳳退保潼州，慕容紹宗進圍之。十二月，甲子朔，鳳棄城走。

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：「皇家垂統，光配彼天，唯彼吳、越，獨阻聲教。元首懷止戈之心，上宰薄兵車之命，遂解縶南冠，喻以好睦。雖嘉謀長算，爰自我始，罷戰息民，彼獲其利。侯景豎子，自生猜貳，遠托關、隴，依憑奸偽，逆主定君臣之分，偽相結兄弟之親，豈曰無恩，終成難養，俄而易慮，親尋干戈。釁暴惡盈，側首無托，以金陵逋逃之藪，江南流寓之地，甘辭卑禮，進孰圖身，詭言浮說，抑可知矣。而偽朝大小，幸災忘義，主荒於上，臣蔽於下，連結奸惡，斷絕鄰好，徵兵保境，縱盜侵國。蓋物無定方，事無定勢，或乘利而受害，或因得而更失。是以吳侵齊境，遂得句踐之師，趙納韓地，終有長平之役。矧乃鞭撻疲民，侵軼徐部，築壘擁川，捨舟徵利。是以援枹秉麾之將，拔距投石之士，含怒作色，如赴私仇。彼連營擁眾，依山傍水，舉螳□良之斧，被蛞蝓之甲，當窮轍以待輪，坐積薪而候燎。及鋒刃暫交，埃塵且接，已亡戟棄戈，土崩瓦解，掬指舟中，衿甲鼓下，同宗異姓，縲紲相望。曲直既殊，強弱不等，獲一人而失一國，見黃雀而忘深阱，智者所不為，仁者所不向。誠既往之難逮，猶將來之可追。侯景以鄙俚之夫，遭風雲之會，位班三事，邑啟萬家，揣身量分，久當止足。而周章向背，離披不已，夫豈徒然，意亦可見。彼乃授之以利器，誨之以慢藏，使其勢得容奸，時堪乘便。今見南風不競，天亡有征，老賊奸謀，將復作矣。然推堅強者難為功，摧枯朽者易為力。計其雖非孫、吳猛將，燕、趙精兵，猶是久涉行陳，曾習軍旅，豈同剽輕之師，不比危脆之眾。拒此則作氣不足，攻彼則為勢有餘，終恐尾大於身，踵粗於股，倔強不掉，狼戾難馴。呼之則反速而釁小，不征則叛遲而禍大。會應遙望廷尉，不肯為臣，自據淮南，亦欲稱帝。但恐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，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橫使江、淮士子，荊、揚人物，死亡矢石之下，夭折霧露之中。彼梁主，操行無聞，輕險有素，射雀論功，盪舟稱力，年既老矣，耄又及之，政散民流，禮崩樂壞。加以用捨乖方，廢立失所，矯情動俗，飾智驚愚，毒螫滿懷，妄敦戒業，躁競盈胸，謬治清淨。災異降於上，怨讞興於下，人人厭苦，家家思亂，履霜有漸，堅冰且至。傳險躁之風俗，任輕薄

之子孫。朋黨路開，兵權在外。必將禍生骨肉，釁起腹心，強弩沖城，長戈指闕；徒探雀穀，無救府藏之虛，空請熊蹯，詎延晷刻之命。外崩中潰，今實其時。鷸蚌相持，我乘其弊。方使駿騎追風，精甲輝日，四七並列，百萬為群，以轉石之形，為破竹之勢。當使鐘山渡江，青蓋入洛，荊棘生於建業之宮，糜鹿游於姑蘇之館。但恐革車之所□藺轢，劍騎之所蹂踐，杞梓於焉傾折，竹箭以此摧殘。若吳之王孫，蜀之公子，歸款軍門，委命下吏，當即授客卿之秩，特加驃騎之號。凡百君子，勉求多福。」其後梁室禍敗，皆如弼言。

侯景圍譙城，不下。退攻城父，拔之。壬申，遣其行台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：「鄴中文武合謀，召臣共討高澄。事洩，澄幽元善見於金墉，殺諸元六十餘人。河北物情，俱念其主，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，如此，則陛下有繼絕之名，臣景有立功之效。河之南北，為聖朝之邾、莒；國之男女，為大梁之臣妾。」上以為然，乙亥，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，資以兵力，使還北主魏，須渡江，許即位，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。貞，樹之子也。

蕭淵明至鄴，東魏主升閶闔門受俘，讓而釋之，送於晉陽，大將軍澄待之甚厚。

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，景輜重數千兩，馬數千匹，士卒四萬人，退保渦陽。紹宗士卒十萬，旗甲耀日，鳴鼓長驅而進。景使謂之曰：「公等為欲送客，為欲定雌雄邪？」紹宗曰：「欲與公決勝負。」遂順風布陳。景閉壘，俟風止乃出。紹宗曰：「侯景多詭計，好乘人背。」使備之，果如其言。景命戰士皆被短甲，執短刀，入東魏陳，但低視，斫人脛馬足。東魏兵遂敗，紹宗墜馬，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，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。

紹宗、豐生俱奔譙城，裨將斛律光、張恃顯尤之，紹宗曰：「吾戰多矣，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。君輩試犯之！」光等被甲將出，紹宗戒之曰：「勿渡渦水。」二人軍於水北，光輕騎射之。景臨渦水謂光曰：「爾求勳而來，我懼死而去。我，汝之父友，何為射我？汝豈自解不渡水南？慕容紹宗教汝也！」光無以應。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，洞胸；光易馬隱樹，又中之，退入於軍。景擒恃顯，既而捨之。光走入譙城，紹宗曰：「今定何如，而尤我也！」光，金之子也。

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，潛於上風縱火，景帥騎入水，出而卻走，草濕，火不復然。魏岐州久經喪亂，刺史鄭穆初到，有戶三千，穆撫循安集，數年之間，至四萬餘戶，考績為諸州之最；丞相泰擢穆為京兆尹。

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，景食盡，司馬世雲降於紹宗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